



横濱繁昌記

初編

76
3167



門 7 6
號 3167
卷



嘒霞僊書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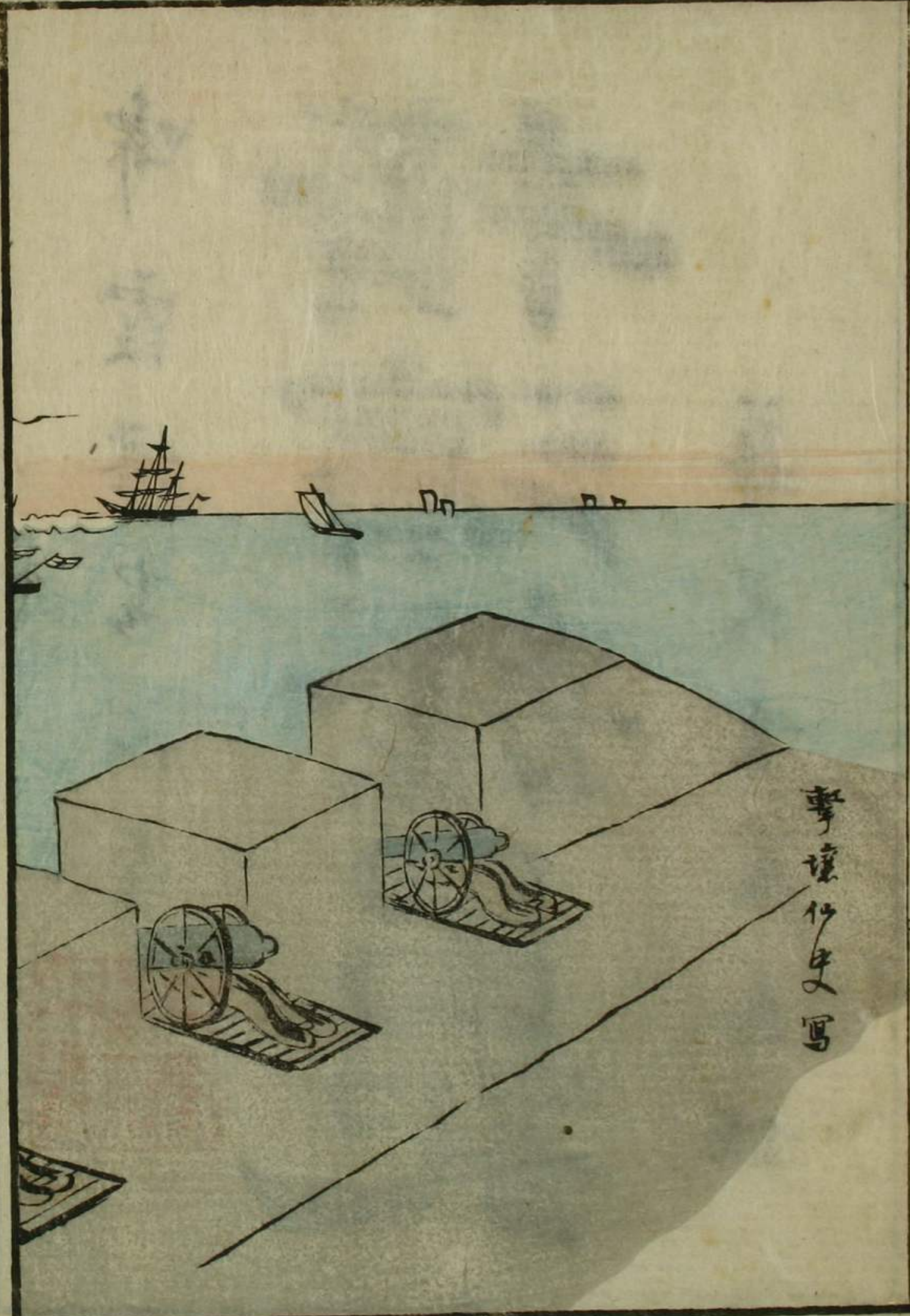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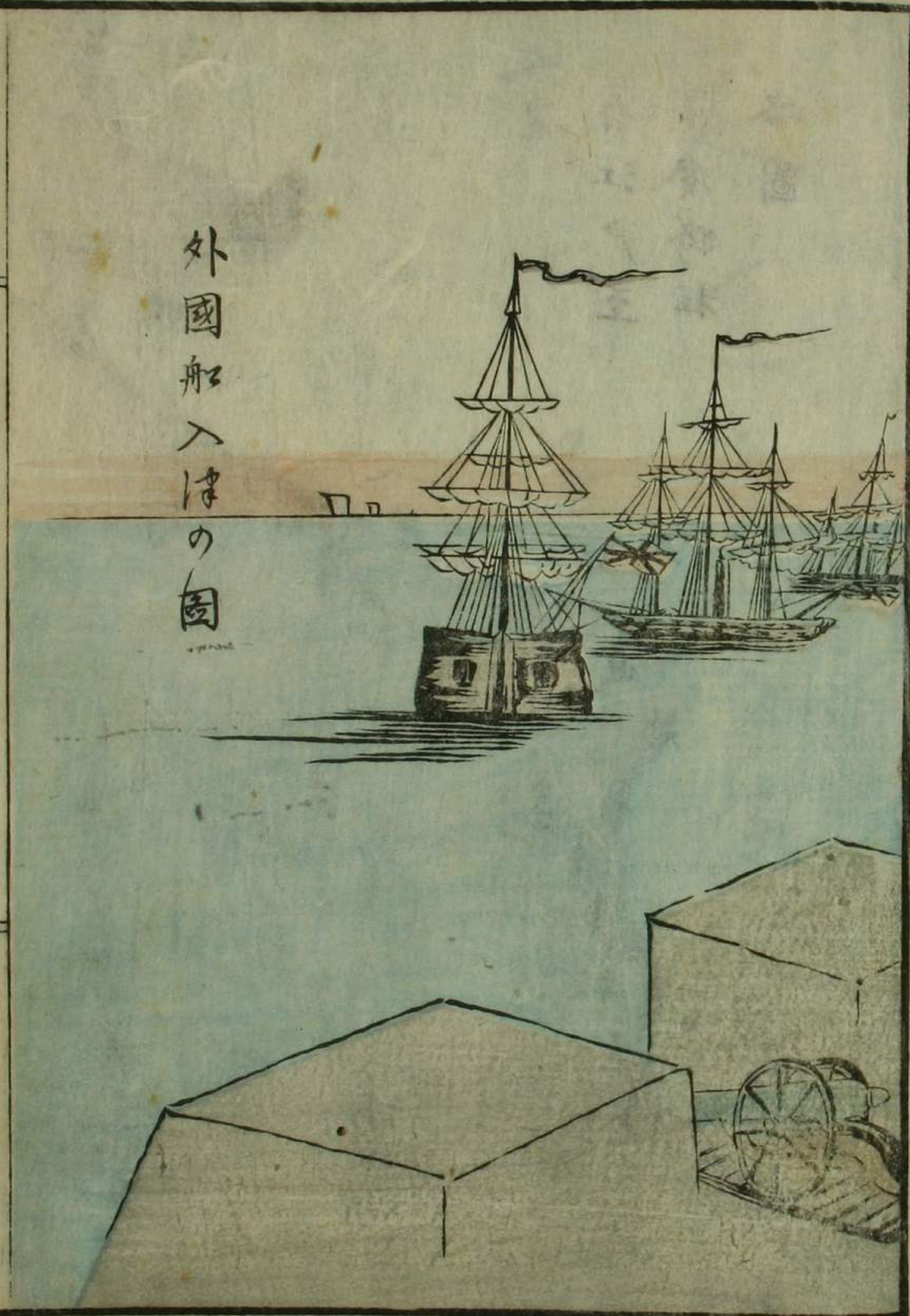


黃濱齋昌記

幕天書屋藏板

九
三
三

外國船入港の圖



寧遠伊豆寫



自江戸至
横濱路程
略圖

人道横濱好樸演
 真個好意蓋十里
 蔓草地化作人間
 蓬萊島
 竹枝之一
 太平逸士



海水接天 = 接水東來一
望意悠 = 注眸試問房聰
總無數舟船凝不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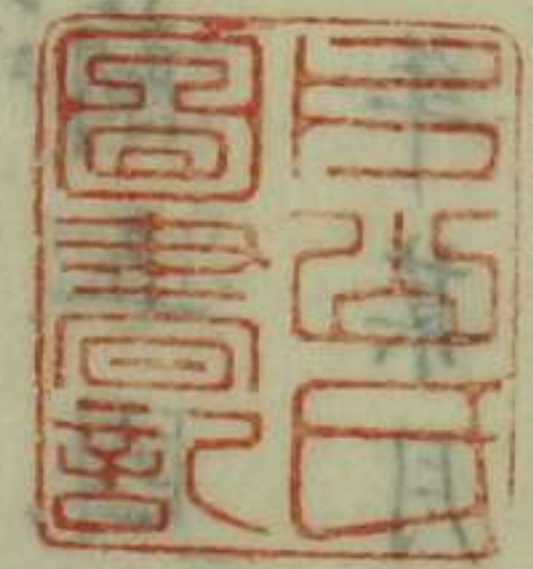
錦溪老人



橫濱繁昌記



錦溪老人著



謹按。東方亞細亞大洲。為聖賢首出之邦。人
民繁庶。百穀豐饒。冠於五大洲。就中我
大日本。巍立於海東。
皇紉連綿。蒼生快樂。元和建纛以來。海不起
浪。風不鳴條。百工各安其業。萬商各獲其利。

夫我邦內產物亦夥矣哉。其卓絕於海外萬國者。五穀。銅。鍊。漆器。螺鈿。磁器。水晶。玻璃。繭絲。絹帛。縞紗。紙。茶。酒。油。蠟。豆油。人參。樟腦。木材。竹器。雨傘。摺扇。彩畫。鯨鬚。海參。凝菜。自餘百物。莫不具備。是故。西洋諸蕃來乞互市者。陸續駢至。官下懷柔之令。敷澍雨之恩。為英吉利。佛朗西。米利堅。魯西亞。和蘭五國。開橫濱之港脚。利中外之商客。實某年某月。

日也。

橫濱屬久良岐郡。距江都七里餘。在金川之東。川崎之南。與程谷一條路相連。向金川一葦可航。地勢如象鼻。鼻端有十二天祠。杉田之鄉。相距不遠。每春觀梅騷客。過此賽詣者。絡繹不斷。但此地雖有些民戶。素不甚富華。某年開港令下。四方商估麇至。僦地開肆者。無慮數百千家。數月成一大馬頭。其最壯麗。

者為本町。徑五町。滿坊錦綉珠玉。中外貨物
無有不備。辨天通海岸通。太田町。其他側街
裏坊。至備作小戶家。既富人。玉食。客歲
嘗觀其生書齋壁間。貼一詩箋。題曰庚申詩
曆。其今妙蓋碩儒盤溪先生朝饌前所戲作也。
東去金川二里餘。四通五達築街衢。誰知
七八十家市。便是繁華小荏都。
此詩單說開市光景。猶且可稱小荏都。方今

互市益隆。民人移住愈多。後年成海內第一
繁富大埔頭。如觀諸掌矣。是老人所以記今
日之繁昌。備後日之回想也。

蕃舶入津

橫濱三面枕海。一路連陸。海船宜碇之處甚
多。但其東北灣口對金川之處。為諸邦船舩
繫泊之區。海口兩座大砲臺。係所新築。土木
之費數十萬金。二大諸侯掌其護衛。以警不

虞。為治不忘亂。安必慮危也。蕃船每過臺前而入。

天色方曉。旭輪未上。砲聲連聞。斷續有序。幾放而止。商船入津也。蓋放砲之數。西土有定式。其報晨昏之時。放唯一聲。其賀入港與開洋也。或七。或九。或十三。照船長貴賤船隻大小不等。各國欽差大臣則十七放。下是者漸減數云。宿霧漸開。帆檣直現目前。將軍柱上

紅旌颯颯。舳舻遶紅白間道旗。中画一星象。星似花。故唐山呼。妓院遊客。春夢初醒。健起倚欄。粉頭奉盃。指言。那隻船得非花魁姐。的麼。妓言好笑。那個應花旗國蕃船哩。粉頭言。姐。雖佞說。必然應姐。的。客言。緣何。粉頭言。請一看。船上現有桔梗花章哩。或曰。花旗諸國船艦。大則二三十丈。小亦不下十丈。小者能載七八十人。至二三百人。大者不過千

人柳巷稱花魁者。苦海十年間。所接之客。可
以萬數。皆一雙秋波。送上三寸多少小小皮
艇。能使人神往情娛。流連不還。或使人沈溺
覆沒。蕃船之制。雖堅牢也。雖鉅大也。豈如此
哉。豈如此哉。

蕃客學語

本街兩側。厦屋連甍。蕃館在其正東。洋客日
常與此方商侶往來。一洋客著深藍色哆囉

呢衣。頭戴烏黑色帽子。脚穿一雙長革靴。徐
步來。忽見前面一漢子擔着一肩魚籃。笑
嘻嘻的下擔向客道。相公大早客道。倭商大
早。魚買道。今日小子有魚甚賤。相公欲買麼。
客道。卿將廉價要沽的。老夫輒欲買哩。卿要
高價的。老夫輒不好了。買道。至廉至廉。小子
不敢瞞客道。那比目魚一頭。要幾個天保麼。
買將掌拍胸道。小子不敢瞞。倭幣一分銀兩

個了。客睜眼搖手言。卿要高價哩。倭國商貨恰如芙蓉峰一般。賈言。小子情願減些價罷。客言。七個天保錢便了。賈言。相公便了。小子甚不好了。原來一分銀一個亦甚便宜。相公哩。客言。如此。消天保錢十個罷。賈言。好。橫買人與蕃客對話。每如此。傍訓客願指願直寫其實。看者宜以意會意而讀。客願指願呼。不解其語。一黑奴跑來。收比目魚。手提而起。客探襟投一方金。賈撈籃底。計天保錢六

個及鍊鑄錢四五十個。交客客唯收大者。丟小者。叫一聲。明日而去。蓋蕃客偏愛銅錢。不喜鍊錢也。這是近日新來的官吏。故應答如此。繁煩若夫駐久者。即應對如流。無所導礙云。

港崎

港崎又名新吉原。比江都之吉原也。與諸街只一條路相連。大門之外有橋。一水環繞。願

柳垂絲長招來者。入門則風景頓異于塵世。
紅樓並薨。茶肆櫛比。絃聲。歌聲。笑語聲。杉板
迎客唱萬福聲。雛妓小鬟應諾聲。鍍棍椰子
巡夜聲。盲人呼按摩針治聲。錯綜相雜。耳不
暇聞。花魁娘子應招而出。了鬟擁左右。壯丁
捧繖。月中嫦娥落天。湖中天女臨凡。真人間
蓬萊嶋也。此廓凡百景况。悉仿于吉原。故雖
其地稱港寄。概以吉原為通稱。彼吉原仲街

每年三月四日栽櫻花數十株。櫻花既落。往
間植四時花卉。港崎亦仿其例。培花于仲
街。四時不斷。老人嘗以詩贊曰。
桃櫻謝盡棘棠黃。燕子亂飛菖蒲香。別養
有情花一種。不開不落斷人腸。
唐山板橋之花。章臺之柳。則稗史傳奇中載
得頗悉。未知歐羅巴諸邦妓院構營。花柳光
景如何。行將問之於蕃客。

港崎之方開蓼葦也。有岩龜樓者。自品川移
焉。是為其嚆矢。家居壯麗。半擬洋式。廊內娼
家。只此一個。為洋客酣飲投宿之地。其他幾
十個娼家。土木之盛。嬋娟之多。或不讓于彼。
雖然。唯任日本人治遊留宿。決不許蕃客之
登。倘有洋人。欲嫖他家之娼。則躬自入各戶。
揆視各位美人。適其所望。乃握手接唇。拉袂
而起。譯人導前。成卒護後。直送到岩龜樓。

大妓稱花魁。買一宵之歡。要洋銀四五元。次
二元。次一元。極賤劣者。居長家。價金二朱。戶江
俗稱切肆。或曰鍊砲。肆定價二枚頭錢。這是蕃客會計若此耳。
客係邦人。則嫖金不異吉原之例。云看官或
應疑。天下萬物不二價。是公平之法。此坊鬻
色。特二其價。將無負於公法乎。老人為之解
曰。天下唯法能制情。倘無建法。則人慾之私。
殆不可得而制止也。雖然。此廓係賣色鬻情。ウレオケラ

之地故不得不遵情而設法也。蓋人名喜其類。諺不言乎。相肖者為伉儷。故破鑿自有綴蓋之偶。鬼王自有鬼女之配。江都風流男子未必為洛陽佳人所愛慕。吉原上等花妓固宜蔑視田舍公子。因此推忖。港寄廊內幾百名佳人。豈喜與髡頭長鬚碧眼隆準之客同衾者乎哉。而強為之者。唯那錢神之力。是由古樂府曰。欲求媚藥訪蝦蟇。不若傭工佐渡。

州價之不一。不亦宜乎。且聞洋外諸邦娼家。嫖金甚昂。大妓二三十元。小妓十五元至七八元。雖賤陋最下之土妓。無有廉於一元者。然港崎嫖金之廉。冠于萬國。故洋客喜女之妓而價之低。亡八喜價之昂。於江都。利市娼妓亦喜洋客之惠貽不少。夫既無不喜之人。則價雖不一也。於理無害。於情無碍矣。或曰。洋客不唯不吝惜。與雲催雨之術。最其所長。

炷迷蕩之香。用雙美之藥。是以婦女悉眷戀
 洋客云。雖然老人不信之也。南洋澳大利大
 島產金極夥。其壙之大。不啻倍蓰佐渡州也。
 迷蕩雙美之方。唯有是而已。豈足恠哉。豈足
 恠哉。
 幫間幾名。擁客而上。岩龜樓上。銀燭如晝。客
 就座。鴉兒管樓管浴以下。來唱賀者。不遑屈
 指。各有阿堵之惠。蓋鉅高揮霍也。山海之珍

既列。有酒如泉。有女如雲。歌妓發鶯聲。唱曲
 曰。知有情郎在。色之痴思不可已。有承知而恍
 忍羞訴衷腸。言出從者奴唯賭一死。貫者不
 成客丟纏頭。幫間言。啣。難有山之尊。鴉不
 佞請泛一太白。阿濱姐代不佞唱一新曲。妓
 輒弄川線。整正調。應節歌曰。榮枯不問浪花
 城。葭葦母。浪花乃。心盡耶
 浦乃非其而。橫灣春色最關情。乃
 寄邊不定。夢魂未嫺他鄉客。爾且嘗見事
 浮氣枕。

命薄。實爾苦海 滿座齊口喝采言。好歌曲。不知何人所作。抑阿姐櫻唇梅喉之妙。使人感服乎。一歌妓言。是係相公示教。嘗聞相公話。江都有一個風流才子。動筆捲雲。咳唾生珠。近作此一新曲。迷殺都下幾百千名佳人。豈不可妬。一妓言。恨奴不幸。未能面謁カクゴトキ這般才子。想其人温如玉矣。一幫間言。不信除乃公

蓄客相公俱。女言。否。蓄客言。真個紅顏奈

外。天下有ルカハ佻風流才子。倘真有之。吾亦將退三舍。不知姓名如何。妓言。奴不牢記。可喫霞樓仙客大人ナル幫間言。仙客天下第一醜漢。野暮骨張。東偏木親玉。奈何有如此錦繡手段。大是可訝。作者發噫。曰。風聞彼与錦溪老人謀將著橫濱繁昌記。真使臍裏ワカサ煨茶。彼醜漢足未嘗踏橫濱之地。井蛙管見。夫何能為。我妬子我客言。休說閒話。且舉一巨觥。幫間捧杯熟

視言。此杯題萬壽二字。蓋益吉小姐之物。相
公而舉此杯。今年互市利益大吉。是時隔壁
鼓樂撼天。歌妓共言。英客與清商方催跳舞。
相公請看一看。客言罷矣。汝往觀。吾醉矣。雖
妓言。請姑就寢。娘子待久。
刮落的一声開戶。身材短六。漢子。身穿藍色
間道綿衣。腰纏三尺長布帶。肩紋纈手中。聞
然而入。率尔而問。阿姐在麼。管肆言。非宇治

山姐麼。漢子言。痴呆宇治山姐以挽茶做生
活哩。是謂挽茶。管肆言。然則芳野姐麼。漢子
言。諾。管肆揜簿言。生憎今宵有四位客人。漢
子言。難道蕃客不成。管肆言。那然。那然。漢子
探懷。丢小銀貨三四個。言。不拘阿姐間忙。且
斟一杯急命酒來。管肆唯。漢子直進入一
小室。管被輸衾枕。酒肴亦至。娼自行酌。恨声
言。薄情郎。何屢食言。漢子言。吾從前未嘗背

盟。汝何猝出此語。娼言。郎對那話見未敢背
盟。於儂則否。一發可惡。漢子言。勿吐呆話。吾
游那家。唯見夥伴之面。決無他意。與汝之於
字權的。不可同日而論也。娼指頭撮漢。吻言。
可惡。那話見教。郎吐妄言。漢子言。權的俟汝
多時。汝勿管我。娼言。儂豈恐權的麼。郎盡一
大白。儂別有一吃緊的話。共衾而語。時樓上
朗聲誦詩。不知勤番耶。將書生耶。詩曰。

爐燼無由喫。草煙街頭擊柝四更傳。佳人
方結鴛鴦夢。孤客空摩瘦膝眠。

洋人歌曲

洋客所弄樂器多種。此不具載。所唱歌曲。摹
仿不易。今錄一二如左。
喇吐温司諾嗎司得隣牽。貌蘭馨蔑噁屈呢。
撒達彼答聯得哥寧方吻司吐哈連。
譯曰。酒和糖漿。共傾一觴。誰其償值。西番

欽差全權大臣撰理國事者。號咪呢叮。專掌
 貿易之事者。曰岡色尔。船長曰甲女丹。其他
 各官名称有差云。
 本朝原有踏繪之事。盖防祆教之律。嘗聞米
 利堅使臣久駐橫濱不還。書信亦無。妻悵々
 然望兒呱々然啼。有讒之大紡領者。曰公使
 久居日本。飽喫米飯。歸心既休。不憶家眷之
 在故鄉。况殿下乎。大紡領初不甚信。浸潤膚

受。市成三虎。紡領漸惑焉。於是乎期日。聚羣
 僚百官於華盛頓府之公議堂。評公使之忠
 奸。毀譽各半。無一定之議。紡領又患焉。諫議
 大夫某進椅颺言曰。殿下未聞乎。日本人設
 踏繪之法。察難民之詐直。寔為妙策。臣嘗於
 長崎。見日本船舶。頗悉內景。大槓根安一神
 像。號曰船玉大明神。盖天女像而清客所謂
 菩薩也。艙內別有一神祠。威德赫曜。不可狎

近。其像則臣未能目之。但ツカミテ筭曰大神宮一萬
度大秋。臣竊惟誠能遣人日本。求此大秋。召
公使還。令踏大秋。彼若踏之則忠。不踏則奸。
忠則宜賞。奸則宜罰。一舉而玉石判然矣。大
秋領稱善。滿座稱讚不已。傍有一欽差大臣。
默而不言。仰天大笑。秋領詰焉。欽差曰。甚矣
哉。大夫之迂也。其策雖似奇拔。今欲行之則
晚矣。此術只可試之於古之木野暮。薄鈍耳。

近年世俗日移。木野暮マノノ變作ハヤ半可通。薄鈍變

作シヤツ這ツ畫ト。注水。馬耳聽風之謂。這音者。畫訓讀。蛙面ハヤ滔ト者天下皆

是。日本ニッポン人豈憚踏秋者乎哉。秋或作拂。借而不返。是謂寐釋。

迦。賒而不償。是謂踏秋。蓋浮屠氏之語。

舶來書籍

西洋書籍。量天測地。講武脩文。百工技藝之
書。舶來最夥。非洋學先生。則不能得而讀也。
近今英米二國。務脩漢學。在香港上海等處

所刊漢字，著書頗多。亦足知全世界之繁昌矣。如莫利、宋林，則徐所著，則不更論。新出書目，推步則談天，數學啓蒙，代數學，代微積，拾級，幾何原本，格物則博物新編，重學淺說，格物窮理問答，智環啓蒙，刀圭則全体新論，內科新說，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廣輿史乘，則瀛寰志略，地理全志，地球說略，萬國綱鑑錄，大英國志，聯邦志略，新報紀事之屬，則遐迩貫

珠。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上海新聞等。老人多未目擊之，姑錄耳聞，以備看客參考耳。

洋畫

洋畫有數種。手寫者難多獲。率係鏤刻。近三四十年前，唯有銅版，精巧固非木刻所企。只憾縱橫細線，交互錯綜，殆無虛地，不慣見者，以為滿紙黑影，唯賴熟視，方知濃淡分明，個個逼真耳。至夫石刻，億萬塵點，簇作物象，無

一條刺線。無一點墨汚。而山之高低遠近。樹之踈密蔭翳。人物之生意活動。器什之精妙。機巧。無所不至。與寫真之鏡。藥液留影者。彷彿無二。實可謂參造化泣鬼神矣。或曰。洋畫雖巧也。至其風韻雅致。則不及唐山者遠矣。此言或然。吾素不解畫事。姑讓大方定評。壁間無數扁額。鏤金綴珠。大者三四尺。小者五六寸。前面各貼一葉玻璃版。瑩徹可鑒。裏

襯畫圖。各個婉麗精絕。一醫生伴數個少年來觀。響扇支頤。一示教。蓋蘭學者誇博識也。醫生指道。矮屋數間。椰樹高聳。裸体男子。牽驢往來者。亞弗利加人納涼圖也。千騎整列。萬兵雲集。砲烟綢緞。橋背半露。一將軍把旗先登。銃丸殆及馬腹者。拿波崙帝之戰落日橋也。海口幾座砲墩。森立如城。三桅大艦數隻。沈在水底。只現桅尖。敵船來集者。英吉

利兵之攻西巴斯多卜兒港也。一少年問那
窈窕婦人抱兒者為誰。醫生應聲答。古兒溫
里亞問。這婢娟處女。答。義律薩彼多。問。更一
個麗人。答。蓋那。一少年自傍嘲道。先生得非
誦和蘭文典麼。此醫生亦這
洋人愛玻璃器。貴賤俱用。精粗俱備。酒鍾。茶
椀。藥壺。水注。日須器什。至諸種玩巧之品。無
玻璃及金剛石

所不有。此方製鏡。必用銅鑄作方圓之形。琢
磨使平。更以水銀擦入。因以發光。西洋人常
用之鏡。皆用玻璃版裏貼錫葉。和以水銀。所
以無生銹之患。且可獲大數尺者。友人某生。
初遊橫濱。訪一洋客。入室則一人在焉。衣裝
酷與生相似。生拜彼亦拜。生揚手彼亦揚手。
生道。今日綏福。彼默而不答。方訝其非人也。
諦視則濶四尺高六尺。大玻璃鏡掛在當面。

方纔所見之人。即其影耳。
金水精係人作之物。昔羅瑪國一玻璃匠。偶
於玻璃窯中。誤投銅鍊兩塊。二物鎔合。不意
生此物。有一富豪見而喜之。購以千金。尔來
匠人費心思。經試驗。得百作百成之訣。名曰
亞方楮隣。蓋天幸之義也。其訣祕而不傳。然
近世化學家能悟其理。而後有得而擬製者
云。

邦俗呼尋常玻璃器。不甚精巧者。為美多樂。
呼鑿刻彫鏤。精美絕妙者。為義約滿。蓋誤矣。
臘丁國人呼玻璃曰皮多倫。語原出于印度
云。美多樂者皮多倫之轉耳。語音輾轉。固應
如是。義約滿洋名治約滿。即金剛石。一名鑽
石。非玻璃也。但洋人琢寶石鏤玻璃。則以金
剛石為鑿鑽之用。其名稱之訛轉。亦是之由。
老人不解洋文。這是翻譯書抄錄。

乾為金。乾剛健。宇宙萬有。金為至剛。鍊為金之更剛更堅者。玻璃雖脆而易碎也。百鍊之鍊。不能斫一分。得而斫之。鏤之者。唯金剛石。故金剛石之剛。無物能傷。金剛石極為難得。豌豆大者千金。雀卵大者萬金。至鴿卵大者。非帝王之富不能購也。其至細者。混在金礦沙石之間。出于印度巴西諸國。嘗聞印度地方多蛇。中有一種極靈者。土人豫造大玻璃

簞。捉灵蛇之雌。罩在簞中。安之草莽。隱樹林後。覘其動靜。少焉雄蛇至。蜿蜒簞外。抗首與雌相視。然一層玉障。脈々相隔。不能膚接而綢繆也。於是雄去雌望。不多時。雄蛇復來。口銜一物。將啄玻璃簞。即時土人突出。開簞放雌。捉雄而奪口中之物。其物即金剛石也。但蛇有毒。觸之害人。拔尔沙摩。橄欖油。底野迦。能解其毒云。

虎

四海昇平。無物不至。虎皮坐席。豹皮刀鞘。獲之亦不難。則不足為奇。唯如活虎。雖西洋諸國不能常獲。然洋船去年齎豹。今年輸虎。共觀于江都之觀物場。竊惟虎豹之難獲者。既得麟鳳亦將至矣。嘗聞本草者流之說。麟者鹿屬。博物新編鳳者雞屬。洋外諸國共有。非必俟聖人而出也。其言亦似有理。雖然天下

不平。則重譯之客不來。遠人不來。則殊方之物不至。故難獲者之得。謂之為昇平之瑞。聖世之祥。亦不為妄誕矣。

橫濱繁昌記終

二編近刻

近刻二編略目

賽日ソシタ 日曜日

賭騎カケウリ

轉珠盤タマツキ

將棋

自鳴琴オルゴール

寫真鏡

電氣器エレキテル

傳信機テレグラフ

馬車

踊舞

葬式

回祿クワジ

幻技マジック

牛肉舖

酒食庖廚

綿羊ウール

洋客之妾

附橫濱地圖

不
平
限
重
新
之
本
未
知
入
不
未
限
新
之

